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一至一百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其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帥即皇帝位於南京

汪伯彥中興日歷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

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倫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

一半發船載宫嬪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又命内
侍邵成章王充管押乘輿服御御輦儀仗至南京來迎
王坐便廳南仲伯彦潛善延禧耘世則皆侍立成章等
捧笥以前點數名件内有道冠一頂非人間様制成章
等拱以捧曰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閒
不戴頭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脩襲至
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
宴閒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氣象王歛容涕流曰上天

眷命羣臣愛戴幕屬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於五
六吾固辭者亦屢矣方此躊躇以思繼又奉太上皇帝
即真之詔太母秉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不敢欽承於
是命攸擇官選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譙門
之左營築壇場命朱勝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
肆赦五月一日庚寅登壇寅受天命南仲克禮儀使延
禧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潛善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
皆登壇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治之正衙南

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等先稱賀上殿侍立張邦昌率百官稱賀改元建炎元年　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於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漢光武中興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炎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請以改元為建炎　耿延禧

中興記曰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爲炎興耿南仲曰此蜀

年號遂爲建炎大赦天下　門下皇天祐宋卜世過於

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

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

敵之憑陵致金人來攻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

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闕爲之一

空仍仰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肯開元帥

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

終致阽危盖當揩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戴星而檄率土異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狥羣情嗣登大寳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罔係心軍旅荐興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數朕腹心之言爰佈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所犯罪無輕重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

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

改為建炎元年一二帝北狩隨行官吏班直諸軍及諸

色人等見有家屬並依舊支破請給常切存恤無令失

所昨金人逼脅使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今已歸復舊

班其應干供奉行使之人亦不獲已尚慮畏避各不自

安其已前罪犯並與放免一切不問一應緣金人犯闕

歿於王事軍人祖父母妻篤疾及年七十以上家無子
孫者委所在勘會詰實時與支本營小分請受如陣亡
人依格合給多者即從多給一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
京應天禪院會聖宫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臣
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有歷年久遠為風雨之
所剥蝕及軍馬之所蹂躪牆垣傾頹棟宇殘損采色
黯舊合修理者一面措置修理之不得有所遺失毋
惜重費毋畏勞苦務期完密以稱朕意俟事竣日

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一應天下神霄宮並
罷舍屋什物錢糧田產州縣拘收具數申尚書省一應
常平司散斂青苗錢糓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民患
可自今住罷一應緣軍馬侵犯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
出使軍前及守禦出戰並歿於王事許本家經所在官
司自陳先次覈實具名保明聞奏當議優與褒賞訪聞
自來歿於王事合得恩數官司多事指摘細故非理問
難逗留致死事者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一應

緣金人大入朝廷遣使往來實歷險難有未經推恩人許令自陳與檢詳元指揮推恩內有金人拘留未還者其請給令所屬且權給一半贍養其家俟及一年止應因金人驅擁及差使過軍州官員及諸色人等得還者並許依舊官職祗應支破請給等內官員已别差人者並令吏部先次别與一般差遣一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官醫官伎術官及致仕並與轉行一官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並回授與本官有官有

服親武功大夫未帶遥郡一官已帶遥郡禦使人與轉行右武大夫選人與循資已係承直郎與改官次等合入官校副尉下班祗應依格與轉官資仍並不隔磨勘一應諸路帥守監司許依例進貢恩其金人及盜賊曾失守或逃避之人不許進貢一應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不以贓私罪與轉服色一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已封叙者更與封叙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

贈祖父母者亦聽回授一應文武致仕官並賜粟帛羊
酒即曾任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者官倍賜一應士庶
男子婦人年九十以上者賜粟帛等令戶部具別則例
行下所在州縣就賜務令得實不得擾呼百歲以上仍
保明以聞一應禁軍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祗
應一名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與加恩馬步諸軍將士
等並特優賞仍比舊例以三分為率更增一分一應文
武官因金人到離任者並限一月內經所在州縣自陳

並與免罪轉運提刑司勘驗給還任一應軍人丁夫等
逃亡及潰散官兵并州縣百姓因金人所至令失業之
人皆因有首領統率原其本心皆欲勤王止緣道路不
通遷延日久粮食不繼因而取給民户刼掠逐路帥守
不曾差人總率見今嘯聚未散出首無路自新限一月
於所在首身其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並放令逐便軍人
依舊本營原職名收管仍免所轄官司及本營問當其
少欠官私債負並除與放百姓願在軍者如少壯即減

三指刺填即使支給例物請受其徒中能諭衆歸業或別首納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應今來嘯聚賊徒既許自新如尚敢乘時作過殺害軍民仰安撫提刑司差那兵馬捕捉幷家屬務盡斬殺如數多本路軍馬不足申樞密院差大兵前去勦除仰提刑司原立賞格召人擒捕仍許徒中自相殺併依格推賞功効尤大者别具保明格外推恩後獲不以今降赦恩原減一應逃避公人限一月出首依舊職名收管一應逃亡軍人如能勸誘逃亡之人首身本轄官司直滯拘籍每五

十人轉一資副都頭以上每一百人轉一資及千人所屬具名申尚書省當議優與推恩一應戰鬭亡失官馬及散亡軍器什物之數合該科罪及官司見責令偹者仰統制官保明如委無欺隱特與放罪除免其民間有收到軍器等物許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依私有法其收藏官馬不納計贓科罪一應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百貫並行蠲免其曾經金人兵馬焚刼殘破州縣鄉村人户日前私債雖無利息並限二年外方許理索一諸軍

昨縁勤王并因差出借過衣糧料錢並與除破更不尅納一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登極合該轉一官向有未經攺轉之人並合吏部逐旋具鈔擬轉如失去公案無可照據許取見任告勑照驗許本色官一員委保特與轉補如未祗受歿於王事許回授於本宗本色有官有服人一應縁金人經由州縣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守及差使被賊刼殺據者特與免本家二年支移折變仍仰州縣倍加存恤一應諸路綱船靠

閣見欠或遭風水拋失若被盜勘會分明委無欺弊不得將官兵尅折請受特與除破一應諸路人戶見欠稅租并倚閣展稅賦及緣納錢物並與除放一應諸路借貸常平錢穀並特與除放一應諸路漕司多財用匱乏將民戶合納二稅宛轉折納或支移他郡却免未支移只納脚乘實惠之類致民間輸納增倍深屬掊尅今來並仰遵依條法不得妄冒支移折變仍許人戶越訴提刑司覺察當重寘典憲內京西路昨緣方田添起稅六

分外止送四分見錢更不支移折變訪聞轉運司將所減分數數入舊税抑令人户輸納重困民力可恨敇書到令與蠲免所有違法數入舊税去處悉行改正仰提刑司覺察仍許越訴一諸路税賦支移折變自有成法比年漕司以財用不足往往反覆細折如合納見錢令輸紬絹却以紬絹之直折納絲綿之類惟務削刻良民受獘自令仰轉運司遵依條法不得依前違戾仍委提刑司覺察聽人户越訴一二税折料合用納月時估中

價近歲轉運司與州縣務於掊尅將及納頓減時估不以豐凶低昻但稱引用養例折納大重人戶往往破產今後朝廷非軍事更不下轉運司非泛須索如折料尚敢循習不革守貳轉運司非泛須索并違制之罪加二等仰提刑司提舉司覺於起催月終以前具有無違戾保明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一預和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准折或以無價虛劵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

於星火今來上供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内一月内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一諸路諸般徭役非法令該載者罷該載而非急務仰監司守臣速具以聞當議一切蠲罷一應逃田見令地隣及地分掌管人等攤認租税許令陳狀特與放免其田依條召人承佃候逃戸人歸業日給還一昨緣軍興官司於民間勸借財物及靖康元年後來人戸

於所屬州縣獻助錢物依靖康元年六月二日止指揮給降空名告勑計價書填給還比緣監州州縣申明將未降上件指揮已前献助之物不理數今仰逐州長吏限十日將已降空名告勑道計前後實納之數計價盡數書填給還訖以聞如人數所納前數未及願帖納書值者聽即不得抑勒如違許越訴當議重行黜責一應今來因金人所至州縣刼掠逃避人戶仰監司守令多方招誘歸業內闕食不能自存之人依災傷七分法賑

給與免今年夏稅雖歸業而無力耕種者仰提舉常平司更切審量據等特行借貸錢收買牛具之類候將來收成日分三年逐科帶納人户置買耕牛權免錢粮一年其緣金人兵馬蹂踐田土鄉村依此施行一昨經大帥府駐劄及一月以上去處應辦軍馬極爲勞費今來夏稅並與放免省一應舉人特奏名并就殿試靖康元年得解及州學職事人並免將來文來解一次一應天府差人防秋至今春未能放散顯妨農務應緣來差科保甲

除逃亡人外特與免一科支移折變一諸路義倉在法合同正稅為一鈔輸納訪聞提舉司以轉運司侵用有令人户不得隨稅帶納去處顯屬違法仰命遵依成法改正施行一應人户典賣田宅因官司不為減落第等見依舊供應科配差使限赦書到一月許自陳驗實特與減免一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陳特與蠲免事發在限內者亦准此一應崇寧以來增置務其稅入課利除給官吏等

支費外所收錢物不許去處仰轉運司體度並行廢罷一應崇寧以來因買撲坊場河渡及折欠官物沒納田產未有承買者與減見買價三分聽欠戶與收贖限滿不贖即依所減價出牓別召人承買仍作三年六料輸納一訪聞自來赦書所放逋欠轉運司及州縣廹於調度依舊催納至民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語甚失朝廷寬恤愛民之意今來大恩與常赦不同兼務節用可以裕民如監司州縣輙敢故違巧作名目依舊科抑被科

人戶越訴其官吏當重行貶竄一應近年以來州縣緣
應奉之費用度窮廹至有前期括借民間二稅免役坊場
課利等錢顯是違法自今湏管依條限催納不得預借
一祖宗以來天下上供委有常數自熙寧後因臣僚奏
請歲有增加不勝其獘仰諸路轉運司取索轄下應干
見今上供物數開具祖宗舊制及熙寧以後增添數目
聞奏當議並行裁損以紓民力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
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圖出剩東南六路為甚以故民

力困乏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㪷額外增數可除歲額上供數外其每年任其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一諸路常貢之内有時新菓外味之類所在因緣貢奉外取索歸空庫更有饋送搔擾為甚仰體禮部勘會除緣天地宗廟陵寢供献所須外餘並罷貢一自崇寧以來州縣因拋買上供綱運取辦民力或以和雇為名科差鄉夫般擔挽運極為搔擾自今後並不得以和雇為名科借鄉户以代兵役州縣故違或監司强抑州縣應副者並

許人戶越訴當議重行竄黜一應監司州縣違法賦斂
涉於掊尅或科配大買物色實擾害及應干民間疾苦
事件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經所屬官司陳述繳奏
或詣闕投進當議考察改正施行雖語言訐訐亦不加
罪一應州縣官昨緣京城圍閉赴任愆期多致員鈌應
已差下官除程限一月到任限滿不到令本路監司郡
守各選有才幹人權行具名奏差一次已奏差者他司
不許衝替及昨緣防秋所辟官屬先次赴任因郵置梗

溢未受付身人並以掌管職事日與理為到任月日一應州郡金人曽到城下保守無虞者令所屬等開具元守禦及出戰官兵等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内應天應係祖宗開基之地有三聖御容兩院宗室控扼東南為襟喉衝要之處與其餘州軍事體不同所有原守禦戰官兵等特先次與轉一官資選人比類施行仍令元帥及應付長官開具保申尚書省給降付身一應吏部宗室注授恩例自有定法昨縁言論列遂同庶姓甚失

銓叙之意可依舊法一應宗室犯罪見鎖閉監管拘管人該遇今來恩宥並放逐便宗子婦人見入道為尼額還俗聽原有官封者依舊一應宗室昨來預貢及得解之人並與推恩一應宗室無官人依政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册皇太子赦與量試推恩一應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三路差遣願别授者並令吏部不依名次先次注闕近便差遣一應諸宫院屋宇近因拆毁致使宗室至無處居止並許量口數多寡指占空閒官屋及

寺院居住一應宗室因金人取過軍前本房老幼無人養贍或因逃避散居州縣以至失所在京委開封府在外委守臣速行措置月給錢米無令失所不管漏落别聽候朝廷指揮一應宗室年幼未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今來國事稍定仰各將見管人兵交付所至州縣主兵官訖出公據量帶人從前來行在特與推恩一應官員因疾病陳乞致仕今已安痊不以年限滿許召保官員原委

保自陳特令再任一應命官尋醫侍養許並名保注一應
恩澤補受文學並許依法召保注擬入官一應合特奏特
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登仕郎五舉補京
助教四舉上州文學兩舉諸州助教人願赴將來特奏名
殿試者亦聽雖在下等不應出官人亦取旨陞推恩一新
春合赴省試人昨緣道路艱阻復歸本貫及在京人即未
有取應之期令禮部檢會故例取旨施行一應去年錫慶
院試中武士未經推恩人仰本部限一月開具等第姓名

申尚書一應院宮官有隅下撥放並許於所屬自陳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其今歲聖壽節合撥放去處雖不曾按進功德疏特與依例撥放試經者與額外添數一次合就試一百人以添一名一百人以上者兩名三百人以上三名一應暴露遺骸無人識認者許在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禮部給度牒一道一應自令官員犯罪若依贓私自斷定更取特旨斷如係公罪止令刑部大理寺斷定刑名施行更不取特旨一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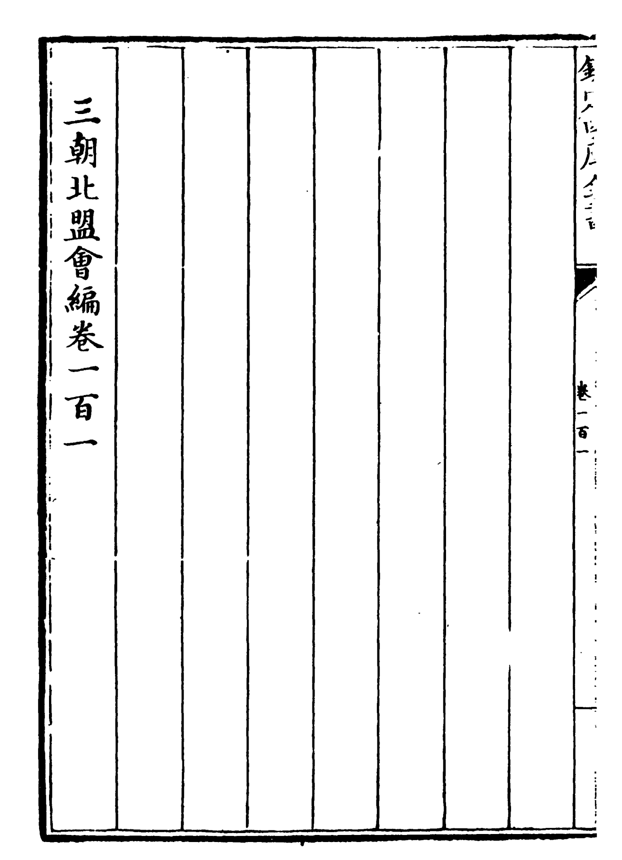
命官流配編管羈管人永不移放逐便除名追降官資
及勒停責授散官安置或官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
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欲復舊職折資及
降等差遣人與復本等差遣合檢舉者刑部限三日舉
其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邦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
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更不收叙一應吳儲吳侔王
寀劉昺等親屬前來禁錮約束指揮條具以聞停降諸
色人等未經叙用及永不收叙人並特與叙原職名已

遷補者額外收補一應編管移鄉人并永不移放者並放逐便沙門島罪人不以年遠近並移鄉五百州軍一應命官公人軍人犯罪除名有特旨除名停俻羈管大理寺合斷刑名外一時特旨除名停俻羈配安置之類本不合坐罪者並與除落理元斷月日一應特旨還俗僧道自陳特與依舊為僧令本州出據公據一應禁軍犯蹦濫情重條並行隔下不得遷補轉若經斷及五年不曾再犯候轉日委所屬勘會詣實特與轉行一應急

脚馬遞鋪兵因金人所至逃避散在諸處送遞角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速㨗刺依舊擺鋪仍依時支給請受一應緣軍與收置物至未曾交還價錢者並限十日支還一京城圍閉日久商旅不行今道路方通理當優異其商賈欲船販物貨上京者並經州縣自陳出給公據特與免沿路稅錢一應中外有文武畧藝出倫或淹布或沉下僚内自禁從外至監司郡守廣行捜訪各舉所知一名如舉得其人並行選擢限十日内薦舉仍與

以所舉人移文州縣以禮津遣赴行在一應孝順子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事顯著者仰長吏明白來上一應祖宗以來赦內常稅寛恤事件及名山大川歷代帝王祭祀封爵等檢會行於乎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惟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中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得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廷士當永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德而一心竚立功而立德共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躋

時康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五日甲午

中興記曰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上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衆服上有大度真寛仁聖主矣 朱勝非南都翊戴

記曰上幸南京登極非建言受命中興宜築壇行禮北望二聖寅受寶册乃即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於登極典誥可之　遺史曰初上在相州也閏月十四日夜夢淵聖令盡解所服袍帶而以自所服者賜之望日上語延禧世則羣臣不敢對先是太上皇帝將禪位解所服排方玉帶賜淵聖既上出使河北淵聖又解以贐行上在河北懷衛諸州申狀皆爲靖王或爲康王或以紀年

之號兩當之至是始悟靖之為文立十二月也蓋淵聖
立十二月而上建大元帥府遂即帝位也　黃潛善中
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院事即日押付都堂治事　黃
潛善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
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
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勲進陟五臣
之位具官某器識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
而足以識古今之全蚤服釆於禁塗寖宣勞於外屏邊

烽侵犯都邑震驚纏氛祲於九重接蕃戎於萬里立輳門而左袒倡義旅以南征間関百難獨見松栢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榆不負之勲是用蔽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聿新大政之元爾惟丕命其承廸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奠烝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彦制曰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壊將帥惰驕强敵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名天下之兵士無鬭志卒罹變故幾至阽

危肆疇佐命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
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
出統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
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
之勲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
茲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
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遺史
日中興之初黄潛善汪伯彦首爲執政㣲者必知二人

無進攻之志矣

二日辛卯上靖康皇帝徽號爲孝慈淵聖皇帝内劄勑内外文武臣僚等朕比以乘輿播越宗廟阽危廹於師言勉紹大業居軫晨昏之變載深手足之懷恭惟靖康皇帝聰明憲天節儉由性子育加於庶彚色養逮於兩宫金人内侵四郊多壘乃遣單車之使欲邀龍徳之懽代親而行即日命駕繼以編戸困於金繒復再屈於敵營欲爲民而請命况幾淵識外晦内明時方艱虞聖以遵養

溥率萬邦之望徯瞻八駿之歸雖道妙無名豈形容之
可及惟德施罔極顧遵奉之敢忘爰舉徽稱用昭盛烈
靖康皇帝宜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乃令所司擇日
奉上册寶應合行典禮禮官即速討論以聞　遺史曰
初淵聖即位以四月十三日誕辰為萬壽節大酺天下
臣民詣到四方州郡有挾符讖之說妄以私意猜度指
為不吉追金師深入淵聖播遷若為先兆焉　元祐
皇后為元祐太后御劄勅內外文武臣僚等朕惟德盛

者報必隆屬尊者禮宜備古之彞訓國有故常元祐皇
后制行溦柔宅心虚静蚤儷極於永泰久慕道於瑶華
庚辰並后之文已嘗誕告丙午復號之肯未及布宣比
者敵騎内侵都城失守方二聖之遷播屬百辟之抗言
還御宫闈暫臨庶務洞達機事之變深惟宗社之安踵
遣使軺敦諭至意建此纘圖之日亟須國政之書叙惟其功
舉協於義是用參稽衆志奉上尊稱奐茂對於休辰以
永綏於壽祉元祐皇后册為元祐太后仍令所司擇日

奉上冊寶應合典禮禮官疾速討論以聞元帥府限十
日給局　詔責李邦彥等詔曰作事貴於謀始自古不
能去信苟乖此道亂所由興李邦彥等皆靖康主和議
之臣或料敵失宜自成懦弱之勢或過聽誤事復忘備
禦之方用起兵端以誤國計孝慈淵聖皇帝勤政宵旰
庶圖治安謀臣既未能慎初武服固難於善後興言及
此罰其可逃其李邦彥等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
望之李鄴已下三省别行竄責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詔修國史詔曰朕遭家禍二聖播遷单孑一身義不得
死三事大夫羣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屬於眇躬朕欲
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
將攝行國政竢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
君遜避無從百辟復至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
其或者崇降咎災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憲祖宗之舊仰
承天意庶或悔過以輯寧我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弟
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業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
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倖可以成德惟守
大信可以規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始
終如一夙夜惕厲式禳不祥庶幾降鑒俾復父母兄弟
宗族朕將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不以內侍典兵權容
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謹聽斷除苛撓抑末作去
浮靡斥聲樂之奉絶游獵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飾綉
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

僝工弗利於衆非衣服飲食皆可廢有宜於國雖赴湯蹈火皆可爲斷之必行無或有二尚慮諸臣狃於故習有以祥瑞奏聞褒頌功德浸於道諛諱隱過尤務在蒙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殺毋赦朕臨御之始德意未孚於上下用伸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大元帥府一應行將佐官吏卒伍自河北京東扈衛有勞較優劣等第來上當與推賞　諸路勤王之兵皆至行在諸路勤王兵至行

在於是王德初撥隷劉光世為右軍將官　郭京走至襄陽統制官張思政會兵擒而殺之初郭京至自京城奔走沿路稱撒豆為兵撒草為馬假幻惑衆取兵二月至襄陽有三千餘下寨於海子頭京居於洞山寺欲冊立宗室為帝置使錢葢西京總管王襄及統制張思政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逃遁來者具說京以妖術誤國京城不守思政乘間會諸頭兵襲京因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途為李孝忠所襲思政就轎以槍刺殺之

三日壬辰以張邦昌為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議事汪伯彦建炎時政記曰是日早朝上謂黄潛善汪伯彦曰何以處邦昌潛善曰邦昌僭稱名號罪在不貸為金人所逼脅念其不得已而從權金人既退專遣謹壽奏書繼遣謝克家歸寶璽又迎請隆祐太后歸於宫闈退居東府駿奔來朝惟陛下睿斷處分如何上曰朕嘗與邦昌同奉使軍前小心畏慎不幸逢此禍變雖不能死以盡節然遭變行權緣此宗廟不隳社稷不壞

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繞退齋書赴朔歸寶來朝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實具書報之曰舉國之人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兵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恐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人之歸出于自然卿等以謂如何潛善伯彥同對臣等謹奉以施行故有是命 命黃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金國除作國書外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草遣使人以行 宗澤徽猷閣

待制知襄陽府耿延禧董耘髙世則宫觀兼侍讀黄潛善戸部侍郎梁陽祖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兼提領措置茶塩楊淵王起之秦百祥並除郎官趙子崧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

五日甲午耿南仲請老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遺史曰先是上在濟州羣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奏臣老拙幸得遭遇竭盡愚直唯靖康行遣蔡京廷臣多異蔽之終雖貶出然蔡氏所引實繁有徒必不利臣父

子乞賜全保上曰國家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使天下無事吾得居藩衍宅事父兄門下侍郎安享爵禄豈不爲美今日不得已吾即繼大位豈不能保全一舊師傅平師傅吾師傅也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至是南仲告老乃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奉聖旨耿南仲爲孝慈淵聖皇帝勸講官十有五年同朕在外歷艱難險阻又踰半載今以年老乞罷機政所請見今

恩數人從可特令依舊餘人不得援例　分劉浩丁順
孔彥威王善等軍上命劉浩丁順孔彥威王善各以所
部人分為三等軍人為一等百姓强壯無業可歸願充
刺軍者為一等老小怯弱不堪出戰人為一等仰各具
見在人數將上二等撥入五軍收管三等給公據放令
逐人歸業除劉浩遥郡防禦使大名府鈐轄丁順遥郡
防禦使滄州鈐轄王善人數少與轉秉義郎差濮州雷
澤縣尉所有逐項下使臣人兵功賞仰各具保明狀申

奏等第速與推恩傅亮勤王人兵依劉浩等例分為三等亮除直祕閣通判滑州趙子崧薦對改通判濟南府

上韋賢妃尊號為宣和皇后御劄敕内外文武臣僚等報德莫尚乎隆名謹化必先乎廣孝兹古今之通誼乃邦國之彝章韋賢妃聰明忠和淑柔淵懿育於慶閥嬪我親闈象服是宜淑則偕於四教彤管有煒㣲音冠於六宫誕毓眇身肇紹大統念慈顔之在遠尚阻奉於晨昏顧領典之有稽宜亟崇於位號是用參稽衆志爰

舉丕稱肆張母道之尊歸安天下之養宜上尊號宣和
皇后　夫人邢氏爲皇后制曰乾坤定位而萬物育日
月遞照而四時行序人物之大端慶必行於婦順得天
下之内助治莫尚乎家齊朕嗣守慶基肇臨寰寓茂建
長秋之號爰稽前代之文誕告外朝式孚羣聽嘉國夫人
邢氏淑美且異淑慎無違系出華宗夙敔射屏之慶質
全碩媛載著俔天之歌居自勑以箴圖動常資於保傅
來嬪朱邸增輝皇家屬蘭馭之在行顧椒塗之虚次載

念纘圖之始有懷内助之賢翟茀以朝竚來歸於京邑佩王之儺將表正於宮庭登進名位之崇昭示風化之首於乎塗山翊夏克相神禹之功莘國興周久資太姒之徳庶並受福禄以永格和平尚慎乃躬期協朕志可立為皇后 宣和皇后邢皇后在圍城中皆遭金人逼請隨二帝北狩遥册立也 詔李綱赴行在勑李綱卿被遇兩朝延登四輔出専將鉞宣威久去於周行總治王畿巾命已頒於名節屬朕纘承之始遭時變故之餘

經體贊元必賴股肱之舊弼折衝厭難兼資廊廟之訏謨㪚自予東誕敷廷號俾發揚於賢業以寅亮於天功式遄其歸虛心以待已除卿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可疾速發來赴闕　先是靖康圍城中以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名李綱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至江寧府遇周德作亂使人招安撫定以周德赴勤王為名支散犒設悉委會羣賊於轉運司既而次第執去斬之周德聶旺皆凌遲處斬江寧府乃

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大元帥府行次准備聞二帝北狩知上即位於南京先遣人馳行在上疏論議和之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甲午盡十四日癸卯

五月甲午內除麻制資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李綱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 制曰門下稽古建官莫先於論相用人惟已尤貴於得賢將宏濟

於多艱益眷圖於舊德巨川之待舟楫茲惟暨於同心元首之賴服肱盖相須而成體帝賚良弼國有賢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職司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實食封一百户李綱器宏而道遠學高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識洞聖賢之蘊蚤紆宸睠寖踐華塗歷事上皇獻言有同於藥石被遇淵聖告猷不貳於幾衡神明扶其精神天下想其風釆頃暫釋於樞筦弛總尹於上京久留遐方殊

拂輿望顧予眇質獲纂丕圖整王綱於既壞之餘張國
勢於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濟遠圖是用擢居右揆之
崇兼侍西臺之峻涵錫侯爵進陟文階御以旻田陪之
圭賦併昭異數式勸具僚於乎周室中興山甫明庚邦
之若否唐朝再造子儀任一代之安危朕欲經營四方
汝為朕欲訓飭百工汝率惟長策遠筭可以弭難惟竭
誠愛日可以圖功其尚弼予一人亦有辭於永世可特
授正義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

侯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主者施行　朱勝非除中書舍人胡戴記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再攻京師勝非爲右司員外郎被命使軍來往計事及張邦昌倡和議質金營乃請勝非行勝非中道上疏論邦昌懐奸不忠必致誤國和議不可恃刼質不可信請大爲將來戰守之防又沿路得邦昌榜檄語涉怨望且挾敵勢逼脅郡縣須索無厭委以上聞臨出殭得旨名還時朝廷議建四道都副總管八帥分制諸路以衛王室除東道副

都總管倍道之南都才到三日都總管胡直孺提兵勤
王竭本道錢穀甲兵以自隨所餘羸卒僅三百人而食
才支旬日强豪富室先已逃避既而金破直孺之師於
襄邑執直孺以冦應天敵攻南門矢石如雨以大車載
芻藁縱火逼城闉敵將躍馬來望指呼其間公命伏弩
於要地伺之遂為効用郜曇者射中敵將目墜馬而死
敵勢遂卻經月不近南門乃增陴浚湟益修守備躬擐
甲冑與士卒同飲食夜宿城樓者凡數月徒步巡督率

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肩輿敵栅城西北隅攻圍計百出度宜應之敵不敢攻邦昌既借竊遍為書抵諸路帥守一日敵騎送其使至城下集官吏發緘訖械其使乃繳書元帥府敵既不能犯南京遂安大元帥進兵濟州既日趍謁諸臣僚未有至者乃首建大議曰今二聖北狩天人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係天下望且曰南都藝祖皇帝興王之地宗社神靈使敵不能陷以為大王受命之基請亟幸之以圖大計遂幸南京登極

上即位之五日故有是命　楊惟忠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西番部落也從童貫有功靖康中為高陽關路兵馬副管　元帥府在東平也惟忠來以為都統制及黄潛善張換爲公輸卒彦宗王激皆領兵令惟忠總之上即位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

六月乙未詣鴻慶宮恭謝　馬忠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北統制張換加通侍大夫忻州觀察使河北制

置使皆以兵出河北制曰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十世之遺厥存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氷淵之交懷孰知搢循經遠之謀我有梟俊折衝之士馬忠幾能先物勇不顧身胄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使邊塞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干城之績雖曾進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制之崇加俾使權之重料百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彊蒐其軍實兼收羣力克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

下以正四封之守任吾之責時乃之休　命馬忠將所部人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河北恩冀州以北取路過河趍河間府雄州以來追襲金人又命張換將所部人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與馬忠接濟相為聲援七日丙申薛廣張瓊以兵出河北　命薛廣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內黃縣過河會命河北山寨義兵一萬人收復磁相等州又命張瓊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開德府西渡會合水寨義兵

一萬人與廣援濟相為聲援　劄下陝西諸路帥臣招集人馬聚積粮斛以待朝廷遣使前去措置恢復又劄西京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陵寢

八日丁酉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曰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悌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氷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宗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荐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

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揔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揔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倈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秦湛回天録曰宣和七年金人違盟約結連契丹燕人入塞朝廷方講和好不以爲虞事至非意故南至京

師种師道宿將請練兵事而大畏懼不能聽從既而用兵失策繼失太原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以諫官趙名呂公上言十三年造作此禍今患難已至此全在諸路帥臣協力共濟豈可猶用前日愚倖及貴近親舊尚因貨賂任使之人欲乞選擇改易又諸路諸州須令各為之所兵食可以自立萬一秋冬之間金人再動不致悮事及名回劉鞈等并河北民兵自真定至邢相傍太行山置大寨以備衝突及應援沿邊諸州今冬金人再至枯

揮盡於四路諸所起勤王兵又乞於諸路已起人內選擇堪用之人就粮於尉氏咸平陳留東明四處若敵騎越河則以四邑之兵列寨如連珠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則置一寨以護都城使敵衆不能遽犯亦通四方音信又言防河須用宿將若外戚宰相親舊及省院使人之屬皆不可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慮其困乏不能對敵今沿河皆設堡障又言太行山在懷澤之間最爲要害乞別委宿將專守險隘雖大軍進退自不相干宰

執堅不從至是言今名諸處兵已不及在京見有二十餘萬乞十六萬人於城外立寨以護城壁宰相亦不從金人兵至都城之外蠟詔康王為兵馬大元帥金人攻城甚急鼓噪之聲震動端門之前都城失守御筆夜名公許戎服冒雪而騎兩快行親從介而持刀以先邁上欲幸襄鄧羣臣多藏匿獨呂公與宰相何㮚及同知樞密院孫公傅入侍既而不果行上幸敵營曉命呂公入城撫慰軍民上既至敵營金人請遣使止諸路勤王兵

呂公見宰執曰京城圍閉之久諸處都無入援之人若更遣使降詔止絶則悮國益甚宰執曰二帥堅要如此呂公曰可緩其辭則忠義之人自曉矣所遣使人須當慎擇庶不敗國家大事宰執曰公何等語耶呂公曰某所見如此不敢不盡深恐後悔耳宰執曰自家在它重圍中如何却得鬬氣呂公曰四方若有忠義之人統兵雲集竊恐金人亦有顧忌上再幸敵營命呂公等入城撫諭翰林承旨吳幵入内都知李石賫尼堪斡里雅布廢

趙氏立異姓文字來及請太上皇帝親王等於是執政官及内侍從官集内東門皆號哭呂公曰自敵圍京城張叔夜來援其後數日天下帥守無一人至我孤彼强致有此禍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李石出上手札呂公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决呂公曰諸公不取其言何也遂拂袖出女真令吳幵莫儔促立異姓繼聞皇城司集議立張邦昌呂公於是密使廸功郎蔡安中門下省録事張師

聽訪康王大元帥府親戚得韋淵蔣時師愈魏養并潘夫人給使孫卞郭貴等求大元帥所在及作蠟書備陳內外之事呂公凡謀事並夜間中庭不聞人聲處方敢說話及寫文書等與人謀議並使其子夜間雪中布衣芒履傳達意旨及定議呂公亦伺雪夜間自往及見外戚婦女等要約其實止一親吏隨行雖門前使令皆不知也呂公與監察御史吳倫馬仲張所文林郎吳結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日夜密謀迎立興復有勸呂公託疾

呂公云今日實是某盡節之時將來事了間退譬如人家遭火須肴烟塵去救若遠坐肴着焚燒都不管或有人救滅便來爭功焼盡時一齊散去則何用世臣也上請者或於尚書省中謂上為廢帝公怒形於色曰聖人全德天下歸往何嘗廢乎其人曰盍稱靖康皇帝乎公曰亦非也君父位號豈可擅改一坐聳服公家令做造祖宗神主易廟中所列而藏之以虞敵取公以已俸錢一月建靖康聖節道場於景德寺實勝永慶院時公權

領門下省但書尚書銜仍舊諸公請之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易也有請改年號者公立爭之有移文必去年號公不能止但自行文字必稱靖康二年邦昌欲出别二帥公曰萬一二帥要留人防衛相公何以處之邦昌答云無此公曰不可不預為之備今若留人在城裏令居民不聊生若在城外四方道路斷絶設若使他恣縱相公敢治他否邦昌曰此說是也尼堪果存留鐵騎五千邦昌力辭次日又使高慶裔王汭來說留人防衛等事

公曰南北异道恐北人不諳水土或不能依南朝法則

却致驚擾慶裔曰留一貝勒在此處置可也公曰貝勒

貴人豈敢煩他況南地夏熱或有疾病則南朝負罪深

也慶裔曰甚好況只在河北急要南人飛一騎來說即

時遣去應副是日金人軍行公曰過一日已晚脫城外

推尊策立則奈何邦昌曰彭寵之事安保其無萄或所

謂愛人以德也或謂公曰若金人回戈公豈能遏他不

若且更待一年半歲則上下穩便公曰金人糾合諸番

皆厚獲金玉女子而去必無回戈之理若有回戈之事
其固不可遏但道理如此倘罹於禍則是死宗廟社稷
也處死有名萬一京城軍有變吾輩為他戕殺死則得
不好雖懷忠義之心何處告愬四月八日公之子自陳
州至濟州行在謁大元帥大元帥曰尊公先有帛書來令
左右閤子中書袋内取出以示公之子故其後特降親
禮稱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城
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書

省行下照會至南京故有是命　黄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御營副使范訥京城留守郡溥京城副留守放散諸路兵多有散而為盜賊者

十日己亥路允廸為京城撫諭使耿延禧為京諭副使上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師人情未安差官撫諭黄潛善對欲差路允廸耿延禧上之信臣可遣至京師故有是命　大元帥府局幕府官僚五軍將佐應扈衛過河至應天府軍兵並與等第推恩批荅許份乞幸揚州状

奉勅許份申仍與衆熟議皆以為揚州之地控帶江淮城壁新修乞決定至計即日御衆治兵廣陵事具悉海淮故區下控南服統臨一道實自本朝御以侍從之近臣膺藩宣之重寄志在王室深惟國步之難利究公家繼上時廵之請屬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遷言念忠誠不忘嘉嘆所請宜不允故詔示想宜知悉　先是知揚州許份於四月末間有狀申大元帥府乞駐師揚州狀曰恭惟國家祖宗功德澤被天下上皇臨御二十六

年遜位嗣主繼膺丕業克勤克儉至德罔愆伏自即位以來未嘗暇逸再歲金人深入一旦事出非常二聖播遷萬方憤懑凡在臣子如失父母痛心疾首無地措身重托大王獨留於外天意人事理實有歸份等謂神器難以久曠輿論豈宜屢抑伏望大王決定至計早登天位以副二聖顧託之意安億兆顒戴之心且以京師新破北顧可慮渾鄆二郡與敵為鄰南京雖號興王之邦而金騎屢至亦非息師之所唯揚州號古都會前江後

淮險固可恃四方水陸此得其中加之合郡僚吏下至閭里細民延望維日為歲份等誠願大王俯就人欲駐蹕於兹誕頒詔條綏靖寰宇又況地距河朔不甚為遠可以時遣候問二聖興居治兵養士圖迎鑾駕若乃繕治宮室百司與夫儲蓄軍民粮餉之事份等悉力可以畢集份等恨以職守不獲躬詣王庭但仰瞻激切拳拳之至　金人攻瀛州

十四日癸卯詔罷天申節上壽朕承祖宗遺澤獲居士

民之上求所以扶持危顛未知攸濟念二聖之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百官有司靡所底寧夙夜痛悼幾廢寢食倘可以復二聖而保生靈朕不愛身敢自豐殖重國禍況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樂為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於朕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罷當體朕意毋復有請　姚平仲名赴行在制曰漢室偷邉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殽澠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弃瑕而責老成之

效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嘗畀中權之任乃事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執干戈以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异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庚分北顧之憂尚捄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以副朕懷可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名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

宋 徐夢華 撰

建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乙巳盡六月二日庚申

十六日乙巳京東轉運判官閻丘陞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詔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倘於擾攘未定之間即為専輙自便之計國於何有意

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意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
路之權所冀興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
吾幕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已行止肆情凡今
臺劾之所陳皆昔道塗之親見其鐫爵投畀要荒尚堅
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
盧益落職宮觀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
存者繄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社
稷阽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其初

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知在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疏遠何其鐫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禄兹爲寬典無復重懲　金人陷河中府知軍府事郝仲連被殺

十七日丙午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書臣於今月十七日恭捧初一日皇帝登寳位赦書望闕宣讀人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音以定神器宗廟

社稷不缺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德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祗誦細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華新政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折道僧還俗者給據商賈興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興復

之策既懐父兄播遷之難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誠天下人大計也然祖宗創垂之基以京師爲根本以兩河爲肢肱金人再至京闕則根本揺長驅兩河則肢肱病矣所以爲興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爲父以嗣君皇帝爲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爲救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外敵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呑噬之欲尚未厭也其憑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兵之

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兵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己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强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己之實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强弱之理則得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興大計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爲陛下舉其畧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

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撫舊疆所以講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奸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胥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貞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肩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大於正刑賞國用竭而利源

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及臣愚不忍緘黙以苟容敢竭愚而妄有陳焉天下之人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創垂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宫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褊切諫省屢陳致敵

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衆隣之咎言皆有証項
者開陛下以大元帥之節戡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
三策乞移闕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
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害陳述語言詆訐亦不
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
如此其忍負之臣戇愚狥國不識忌諱輙敢肆危言以
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
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胆庶幾或補於經綸

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為自謀也實為天下國家計也

惟陛下裁幸

二十一日庚戌資政殿學士王襄趙野並落職責授太

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居任臣僚上言一旦金人再入

唯叔夜自南陽引兵直趨京城精忠挺然胡直孺身冒

矢石竭力前進雖敗被執其志可憫惟王襄趙野顧望

徘徊迂路頓兵曠日持久無赴難之意襄總西道反自

洛陽引兵赴鄧州却行南道野總北道反自大名引兵

趍廣濟單州南京却行東道又襄起兵之日金人已逼洛陽既不能直趍京城以救君父之急又不肯駐軍洛陽以庇一方之民其領兵而南也洛陽已陷又鄧州逡巡遇敗復回其潰散被害甚廣及聞陛下嗣有神器即收拾瘦羸旋爲迎鑾之計至於趙野其罪尤著所至從兵大掠至廣濟軍悉爲兵擁進及單州皆被殘破又至南京每日遣兵卒討刼民財風聲四出滄濟州野皆所未到百姓夙夜惴慄惟恐野軍之來凡野所過民居唯

存墻壁而已百姓怨恨皆於壁上題云趙相公殘破去處在在遍淵夫設總管本以禦盜而野居其位反以為盜此宜不赦以懲戒來者奉聖旨王襄趙野並責授大中大夫秘書少監襄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野分司西京清州居住制曰忘身狥國者臣子之忠賞勉罰偷者朝廷之柄矧在艱難之際尤先總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與聞機政昨屬都畿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自專靡從中制復列諸屯之卒乘將為内屏於京師庶值風塵郎

趍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畧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途以爲遁計既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爲敵害逮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言荐至分綸靡容其分務於别都用少伸於邦憲以懲不恪以警無良尚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李孝忠陷襄陽府安撫使黄叔敖弃城走落職降兩官與監當差遣李孝忠者京師百司健兒也都城陷李孝忠隨衆奔竄出萬勝門得脫走京西沿路聚

衆有義兄弟十人而姓李者皆立名連孝字孝忠爲首又有孝義孝成孝信凡八人第九人乃張世也以衆冠襄陽府京西安撫使黄叔敖棄城走孝忠自南門入城肆焚刼擄子女驅擁强壯爲軍遂據其城而不去議者請論叔敖弃城之罪故有是命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於平日臨師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於非常則當効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域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敵憑陵恃惟屏蔽豈有潢池之

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為魚肉迹其致禍
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姑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
之兇官往思民寃痛自懲艾　翁彥國以賦歛被罪翁
彥國暴賦橫歛東南其黨吳昉為腹心助虐得轉運判
官物論沸騰而莫敢言其惡人無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
訴者上始知而亟罷二人且降詔引咎以慰其民宰相
李綱以姻黨昵彥國庇之至貼改詔書獨罪昉而不及
彥國中書舍人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愚所未

諭也於是卒正彦國罪　孫傅張叔夜遥授觀文殿大學士　李若水賜贈觀文殿學士勑故吏部侍郎李若水立身狥國知死不懼忠義之命無與比倫達乎朕聞為之流涕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恩澤五人賜銀絹五百疋兩　耿南仲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制曰兵家之筭所貴伐謀廟廊之臣豈容誤國儻或信常談於紙上不知墮敵國之計中苟偷歲月之安馴致國家之禍人言荐至邦法可逃具官耿南仲頃委政機

適當邊警朝廷可否唯予舊學之謀天下安危恃爾老成之重謂當決淝水之戰乃專主平凉之盟坐使中原幾同外壤朕痛夫二聖之狩考昔者羣臣之言誰致亂階汝為戎首姑鐫秘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誅尚省厥躬毋忘予戒臣僚言南仲專講和之罪故有是命

二十五日甲寅郜溥落職京都小郡制曰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以俯從聞有

出疆之行乃為擇地之計懷諼如此為爾悵然其亟解
於近班用黜臨於小郡兹為寛宥毋廢省循
二十八日丁巳遣使撫諭諸路　上謂黄潛善汪伯彦
曰金人肆伐中國生靈塗炭朕不得已而狥天下之情
二聖北去纉序雪耻思所以追奉鑾輿者必思所以安
人心求所以安人心者必求所以安民瘼比雖下詔多
方凡經殘破州縣優加循恤若未盡也可遣使諸路撫
諭及詔川陜城都京兆府京西襄鄧州荆南府江寜府

揚州仰逐漕臣積聚錢粮帥守修治城壘宮室官舍以
備時巡省覲風俗仍令務從儉約勿致騷擾三省樞密
院奉以施行　解州民邵興據神稷山屢與金人大戰破
其軍邵興字晉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時金人攻晉絳興
因起兵為盜人呼為邵大伯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
戰金人執其弟翼以招之興不顧其弟飲泣死戰大破
金人之軍
六月一日己未朔詔張邦昌一月兩赴都堂　詔曰張

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社稷朕置諸論道之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瀝懇牢避雅志莫奪朕以崇德報功憫勞以事而養民保國實賴圖回雖已斷來章宣赴都堂治事未極褒崇之典考祖宗故實惟元祐間文彦博以累朝勲德禮絶羣臣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為异數今邦昌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屬望尤重可依文彦博一月兩赴都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宰執同就第議以稱朕優假倚賴之意初邦昌累

請退不許乃降是詔　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至南京行在是日李綱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綱當赴内殿起居綱奏臣未到行在十里間御史中丞顔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如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為仇敵其所以喜者為趙氏耶其

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可以為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如朕之立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恤

遣御藥局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二日庚申李綱進劄子論十事其一議國是其二議巡

幸大畧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廵幸之計其二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赦書爲法如赦惡逆選人情資責降罪廢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請改正以法祖宗其四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宫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

乃使奉迎朝廷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議偽命大畧謂國家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敵旨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議戰大畧謂軍政失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議守大畧謂敵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議本政大畧崇觀以來政出私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于

中書則朝廷尊其九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議修德大畧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候詳覽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廵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盡四日壬戌

綱議國是奏劄曰臣切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

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説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小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入畿甸朝廷以春初固然為守而不知時事之宜膠柱鼓瑟無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敵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兵金

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阻四方勤王之師使敵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廵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外蕃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祚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帥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

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武敉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知朝廷國論大體然切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敵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切以謂不然昔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

以靖國人其言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盜賊於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不可測者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敵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欲割地以邀我若予之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歲交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

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既彼背盟而刼和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可用兵候其入疆則多方以禦之而攻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元帥府若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不得鈔掠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能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兵聲罪

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兇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畏威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帛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借冦兵資盜粮也前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强弱有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强昔越王勾踐畢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復其仇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畢身重賂以事庶幾

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臣以為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盾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盡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

守而後已然則今日之後法勾踐嘗胆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為朝廷計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啓居極所以崇奉之者於金國加兵之時其來攻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候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君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語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

舉也靖康之間唯其國是不定而且和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猷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國之功可期矣上大喜付中書省遵守

尼堪由河東歸至雲中斡里雅布由河北歸至燕山

三日辛酉李綱奏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乞早降處分李綱傳信録曰是日李綱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凟天聽已蒙聖慈施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

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迹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在金歲餘厚結金人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葢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使金國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

宋之意以感動其心金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敵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邦昌已僭竊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

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諭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其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黄門徑就幕次宣召黄潛善呂好問汪伯彦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方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返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僣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

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吕好問之言首尾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得涇軍之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之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哉因拉邦昌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鄉劄子來日將上取旨

四日壬戌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臣

條上言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已僭位號為天下之所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參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敵帳初無忠義體國之意但知詭佞保身之謀去中國以踰年從敵騎以偕至乃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盗據神器國危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叨有秉輿安處宮禁降㫖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

邦三十餘日迨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𠇗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指瑶華為宋后豈有意於趙孤逆計顯然文飾拒掩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極其褒崇以罪為功臣所未喻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敵騎出没邦昌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察其罪惡早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義之士以為萬世亂臣賊

子之戒六月四日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廹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日具存在申尚書省劄付應天府差官判送至府界闗報前路官司州軍廵尉各令互相管牒施行制曰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疾倘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張邦昌身受國恩位登宰輔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為崔

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與於器大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念本蹤於廹脇惻然姑示於矜容爰黜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徳毋忘自訟之心　中興姓氏録叛逆傳曰張邦昌字彦能元符三年以甲科第遷工部尚書使於高麗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宣和初為尚書左丞三年遷中書侍郎嘗與童貫議事面折其過士論美之六年貫再領軍往謀

取燕邦昌建議止其行靖康初除少宰俄除太宰隨康王使於金國軍前及康王還京繼隨肅王入金國人多喜之及金人陷京師欲滅趙氏取邦昌至京城外京城留守王時雍等迎合金人之意請立邦昌為帝金人尼堪命邦昌入京百官軍民迎拜於南薰門内邦昌入居尚書省令廳百官軍民會議於尚書省時雍榜曰大金人已定册立張邦昌太宰有異議夷三族軍民唯唯時雍同徐秉哲呂好問入見邦昌曰金人已滅趙氏欲册太宰

為君三日不立將夷宗廟生靈邦昌曰身為宋臣豈篡逆也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人奪之次日時雍等又逼張邦昌僭位金人遣蕭慶來册立邦昌僭皇帝位於京師詔書稱手書聖旨稱面旨宣旨金人有取赴軍前者先奏然後邦昌懇金人取還馮澥郭仲荀胡直孺等赦天下死罪已下改國號楚以王時雍為太宰徐秉哲為少宰李回路允迪知樞密院呂好問門下侍郎莫儔吳幵同知樞密院及金人退師邦昌即

册哲宗孟后為大宋皇后俄又請垂簾聽政邦昌復為太宰聞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將至南京邦昌上書以自明又遣謝克家奉上玉璽又至應天府來迎王即位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議大事及李綱為相建議宜誅邦昌以戒臣下臣僚亦言其僭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賜死時年四十七先是崇寧間望氣者云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命開河於邑斷其王氣開後邦昌與劉豫僭位皆阜城人也

僞楚録曰張邦昌僭位凡三十有三日是時圍城中士大夫或受邦昌僞命或爲邦昌利誘故記事多爲邦昌文飾者謂邦昌以金人廹脅姑從權以安宗社每不敢有僭逆意盖邦昌竊位之初未知人心向背故繆爲畏避改聖旨爲面旨易詔旨爲手書姑安衆情其後布寛恤事件以收人心慰撫太學獨厚以收士譽至出辭金人則安然用天子法駕所過設香案官望塵起居並干故事矣如金人四月一日退師之後邦昌尚分衛兵閉守

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號置修城司專委侍郎邵溥提領修飾樓櫓方且四散天下止勤王之師外路帥守書札皆斥其名仍用國寶援藝祖立周太后故事册隆祐太后為宋太后又皆金人退師後見諸行事者其僭逆之迹昭然雖邦昌亦不能文也後見諸路勤王之師輻湊臺諫交章以陳禍福知中外之情不附又家屬拘縻廬州方議遣使康邸繼請隆祐垂簾聽政始就臣位若謂復辟非邦昌之本心則可矣　李綱建炎時政記

曰東京留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分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爲獻邦昌亦厚荅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随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李氏送至内東門有語指斥乗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内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用乗輿服御及陳氏奉上宣諭曰邦昌敢居宫禁寢殿姦私宫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李氏决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　秀水

閒居録曰張邦昌以中書舍人使髙麗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曰他日當為中國侍郎但不可為東國大夫後十餘年累拜小鳳靖康改元金人至闕正月九日拜右相後兩日出質於敵營與之俱回燕山次年都城失守金人立為偽楚　吳曾漫録曰張邦昌知汝州一日百姓下狀有曰伏乞上命指揮者邦昌以非人臣所敢當下其人於獄自劾待罪朝廷但以不應為杖其人邦昌無罪迨後僭竊其黨有援此以為開國之祥吁可

怪哉 又論受偽命臣僚 傳信録曰是日進呈論偽
命臣寮上宣諭曰國家傾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
以為利如王及之坐藩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
內宮嬪以為妾御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
復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
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
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

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追捕宗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宜為首上以詢呂好問而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内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疾速取勘俟案到日取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其日

五日癸亥責降王時雍等臣僚上言金人之變而近臣百官有為金人股肱者驅逼二聖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如王時雍徐秉哲余大均者有為金人之喉舌

傅布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如吳幵莫儔者有因為奸利汚染國戚如王及之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如馮澥李回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商議論如李擢孫覿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國以諂邦昌或為定册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如胡思顏博文王紹者除徐秉哲已責授余大均王及之胡思別聽指揮外王時雍等並安置　王時雍責授昭化軍節度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吳幵責授昭化軍節

度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
朕惟國家勵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大夫於衆人之上
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安危茍捐軀狥國之無
人知排難解紛而奚賴具官早縁推擇進躐近班當君
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神器茲非小變何以生
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濶畧勢不
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無忘自省尚服寛
恩 王紹除名勒停送容州編管李擢責授成州團練

副使柳州安置顔愽文責授果州别駕澧州安置孫覿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歸州安置並令所在州軍差人管押前去 孫覿辨受偽官等狀曰臣在宿州見報有臣僚言章稱受偽楚官爵與商議論有如孫覿李擢者奉聖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還十月蒙恩名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權直學士院詔劄具存又因東壁統制官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又自拘執敵營七十餘

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還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書
後省學士院供職二十七日金人以臣元非放還人數
復見追取雖一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卒圍第追捕窘
辱百端憂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
四日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推發一應官吏以臣充管
押圭寶使二十五日參假受敕太后臨遣徑赴行在所
有前後請假關牒見在中書後省學士院閤門御史臺
可以照驗即不當受官爵及預議論今行遣從置遠方

實負天下之至寃只緣圍閉以來傳聞失實不知子細一例論列若不陳訴何以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罷月日體究指實施行又辭中書舍人狀曰臣頃遇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國稔陽九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羣奸興訛匹夫橫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協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歎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説欲還之賜第以為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使居住罪同罰异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逮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衛父子兄弟等亦弃官而去者何為獨置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衛

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勘等亦貫死於是逃奔守官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忍紛紛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臾以贊其决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敵楚天閣涓刼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户知之臣又論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决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傍以待報捷御前又張

御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衆為亂刼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觧王人流血波道毀撤廬舍取金幣幾至內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可也仍降詔以奬其忠羣凶懼誅弗問可也乃肆赦以

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牓以悅衆心開封尹代暫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責授祕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王黼潛師夜遁名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學官惟臣之怨時方敝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忤權貴時方弃涓爵禄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羣嘲衆駡恬不知

畏以情罔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等録奸言以祐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倂中臣終則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此皆臣積致怨仇以蹈大難伏遇皇帝陛下普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深垂簡照

趙子崧奏劄論列王時雍徐秉哲等十人乞正其罪奏劄曰臣竊謂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王急先務者惟用人而已風俗不厚廉耻道喪未有甚於斯時也小人既無所守則至於國破主遷亦不以爲意

稽首偽朝自謂得計盖緣平日習與性成不復知義利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氣揚揚略無忌憚臣聞京城士人藉藉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顔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子汚辱六宫捕繫宗室盜刼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無大指此十人者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敵騎甫退此十人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服未肆赦問又復督逼之時雍奴事

金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亡社稷以要功秉哲身為京尹余大均為少尹助敵為虐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於敵兵立賞名人告首必欲搜羅竭盡而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人尤為殘毒至於拘擠王夫人於匱坊鎖閉如牢獄捉事人無高下金皆有巨萬之富矣开儔往來傳金人語言追脅城中士民舍正從偽邀請太上皇不容少緩言氣軒驁上皇至泣下范瓊統衆兵不惜國難弃君狥敵無所不至皇后及東宫將出都

城人號哭遮道願無出瓊斬數人以狥趣車輿以趍敵砦及之得罪淵聖乃藉敵威以凌侮朝廷不復知有趙氏為金人搜索宮嬪而擇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既僭號胡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遜遜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皇恐以謂不可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顏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葢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人而不推奉也至王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

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宫祠既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
安反側使此曹手熱則人主何以立國天下亦失望觧
體矣若不付之詔獄考治其罪臣恐小人辨辭飾非奸
惡之狀無以暴白於天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十人
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上以刷二聖危辱之耻下以謝宗
族驅擄之禍永為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　趙子
崧家傳曰子崧字伯山太祖皇帝之六世孫也崇寧二
年貢禮部奏名為第一賜進士出身宣和中除徽猷閣

待制時王黼當國方議平燕鄭公居中領樞密生日士大夫例以詩為壽公因以保全生齒固守歡盟為諷鄭笑曰能保否能守否公曰公能保呼韓足矣鄭深領其言已而任子諒王子飛皆以書論燕事子諒謂巡邊之兵不宜過白溝一步子飛謂當遣辨士往使遼主問金人事使勿諱欲兵助兵欲財助財遼人必感服減歲賜削敵國禮倚以為外藩可又保百年無虞是真得燕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見鄭鄭奇二說而黼乃創立尚

書省經撫房凡燕事皆專行密院至不與有識危之郭藥師來朝公察其微密語李丞相邦彥曰藥師叛遼歸宋其早見之坐殿門外瞻視非常有輕中國意大則為侯景小則為祿山李相愕然曰子謂何以善其後公曰軍中最黠者張令徽劉舜臣也志不在藥師下今若以燕薊封藥師為廣陽王以檀順封令徽舜臣為節度使許世守如析氏常勝軍授田為業尚可紓禍也明年斡又括諸路出夫錢盜起京東河北天下騷然命初下雖

丞轄亦不與聞公又語李曰自古立大事未有無定論者管仲佐小白霸天下孔明説先主取荆取蜀皆預定計今平燕不先計軍食乃竭四海之力以供無藝之求何可繼也其嘗謂名為平燕實忘河北京東今已取夫錢則實忘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當為上别白論之已而聞有旨未輸者減半然民已困矣上意頗欲置相一日李問客曰今日孰可相者居士曰無人可相滿坐驚睨不敢答李問其詳公曰里中有病傷寒者一醫汗之一

醫下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前醫而訪草澤名士
後至者投一藥則殆乃歸過焉今國勢大槩類此蔡京
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餘年二人者家富於國志得意滿
全身而去天下疾矣公議望公爲相公欲如何醫治李
唯唯九月李果相公與李厚惕然思引除嶽猷閣直學
士知淮寧府郭藥師叛金師陷燕山居士即具奏乞留
黃河春夫修城衆笑之未幾敵至牟駞岡游騎過咸平
諸州大震獨陳方興板築兵二萬餘人居此又設三砦

屯於城外收士卒礪器械以示有備敵至牟駞岡去陳百里而返先是聞上皇命淵聖為開封牧且有南廵意任子諒時居陳居士問此舉如何任公曰可危也上果東下太子留守功成位不益萬一少衂歸罪留守矣居士曰然然非内禪不可任公復乃議以書相意云云曰是其意也丞相能為寇準公能為趙僕否公曰敢不勉後兩奉大赦列位宣讀公大慟至不能起明年竭力治守禦謂敵必大舉自六月後即疏言畿之西南宜屯兵

為備不然敵且扼吾師絶餉道又曰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尼堪斡里雅布非爭三鎮實南鄉而爭天下宜大為之備願詔羣臣毋以同异為論議專以國事為急其詳見奏議九月四道置都總管公以書曉譬王襄又以書約潁昌應天蔡潁諸郡緩急相援十月詔下團鄉兵公牒潁昌壽春府廬蔡舒光蘄黄州信陽軍牒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淪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講求

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金人再入京都尚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敵騎所在唯務殺戮生靈刼掠財物驅擄婦人焚毁舍屋産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於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所共憤疾況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家室之時當所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疚心不敢少寧須賴鄰境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敵勢以蕃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

人自為戰節鉞以下並充賞請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畫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為衆推服或武藝絕倫謀畧可用或胆勇敢死不以軍民世家子弟務在存恤激勸人人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殺戮擄刼之患轉禍為福其利甚大又於靖康元年蠟弾奏狀曰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得京遞道路隔絕敵馬出没不測自本月初十日以前平安十一月以後諸縣及村落日日被刼亦手獨

捍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至尊父子在内臣尤激切痛徹五内竭力守禦以死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人賫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又狀曰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狀不蒙施行今來敵騎深入本府境内攻討日夜相繼又以京邇不通民心疑惑西道總管南道不知下落今月十一日敵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終恐無以報國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都四面隔絶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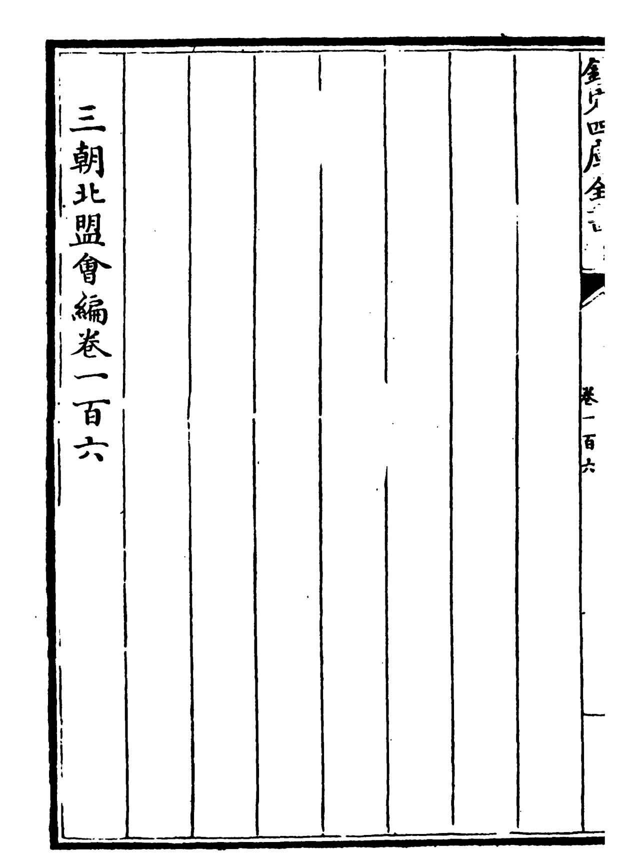
五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脚膝之疾曉夕廵城僅存皮骨輙募人賫此奏知乞田降平安指揮以慰民心臣獲得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國之言又募張澤隨陳貴賫蠟弾奏狀曰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元賫文字至本府及蔡蘄州內張元將帶文字不見陳貴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圍結軍民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元不見遭敵馬衝散縣尉

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堅壁固守上下一心竭盡駑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殘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奉臣聞近郡敵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巢除外敵以斷粮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蔡驛杜常在頴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伏望聖斷責使效命毋令端坐觀變又再遣人賫蠟彈奏狀曰臣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

百姓張澤同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賫奏狀前去至十一月初二日張元方到領樞密院十二日聖旨即時差人闕報缺鄰郡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日陳貴復回稱二十五日敵騎攻京師遂致前去不得臣義兼臣子痛心疾首夙夜賫涕恨無捐軀之所臣聞范訥馬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逐人所將甚衆又聞郭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兵萬數不少皆到宿亳間臣累次遣人間道移文及以書催促趙野

范訥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義言甚切至臣已激
廬舒蘄壽光蔡蘄黄等州發遣勤王人兵到後一併團
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詔旨無以自存謹再
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以安民心所有本府曲折俟
路通續具奏報俄聞二聖出城東都四隣皆陷公乃誓
衆設壇歃血以奬王室勇於奮義力以拒敵其攻脅説
誘日甚公且守且戰愈力首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
諸道勤王之師　康王大元帥奏除寶文閣學士權參

大議張邦昌僣偽首移書訶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其偽臣王時雍二書千餘言辭指激切奸謀遂沮又多方間探京城事跡即令其人供具罪狀以蠟弾赴大元帥府隔絶之勢遂通而虛實得聞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